

皇
清
奏
議

皇清奏議卷二

請定經制疏 順治二年

李運長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題為開創之天下必建開創之薇猷亟宜參酌前規詳定經制以成聖朝治理事臣惟治天下之道立綱陳紀而已矣況值鼎新革故之交建創業垂統之烈若使張弛任意舉措乖方將何以令信一時憲昭百世皇上丕膺大統肇有區夏海宇之內咸仰維新乃國家經制尚未參詳諸司政令罔歸畫一蓋有綸綍已頒猶依違未決六曹閭會多呼應不通此無他總以經制未定無所遵循故耳伏乞勅下六部俾會同諸司參定經制鑒歷朝之淑軌成一代之新模如用人乃國之首務須先定官制立官方而後銓選考功之法得以精核更求不限資格不外資格而臧否不涸所

官惟賢稅歛賦入之供皆取惟正度支出納當思利用厚生至于各衙門皆有經政必有經費今擬歸農部則庶務有或廢或舉之虞五禮修明必不湮不棄禮尚威儀體統名分之所關即僭竊麗凌之所伏不可不嚴以立其防也部省守禦莫踰軍屯今招撫之兵解散則多無所歸安集則莫與為業亟當考古寓兵於農之法而行之則以耕代守消弭備禦之術咸在於中矣至於刑惟慎恤今罪之輕重聽口譯於通官人之死生憑臆斷於司寇律例之頒更宜亟耳其餘大小文武咸令審定規制申明職掌俾恪盡乃職毋致曠廢將百寮濟濟共襄協贊亮工熙我之盛可見於今日也臣草茅下士章句庸流自知陋蕘無當

願冀伏望 聖上採擇施行

特糾奸貪大臣疏 順治二年

吳達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達謹題為特恭奸貪大臣以肅

政本事竊惟憂國奉公者宅揆之職改過自新者立身之要未有

恩隆特簡猶然孤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國禍民如今日之馮銓者也銓為逆璫魏忠賢乾兄陰謀篡弑載之大業炳如日星今蒙

皇上特恩列於內院四海浩歎咸曰刁璫餘孽豈堪為開基元老辱

朝廷而羞

當世士必自此人始然臣以君子之心待人猶冀其痛改前非或處心積慮稍稍以隆恩當報留意國家不謂奸貪故習終不少移愈趨而下也謹據確見竊闕條列具陳一曰公孤變理陰陽今京師半年之中霖雨雷電異常各省水電水災疊告我

皇上仁心仁聞兢兢恤民何事上

干天意此災變之來乃臣子邪氣所致銓泄泄弗圖修省視若故常誰職寅亮而不一思咎此宋奸相王安石天變

不足畏之故智也一曰綸扉之地

王言綸綍所關今

章疏每上而票擬自專如臣堂官趙開心請湖廣巡撫及留賢臣范文程等兩疏甚切而不奉

俞旨非銓攬權

自負票擬在手使人畏懼逢迎何以專擅至此一曰賄賂乃新朝痛恨有犯必誅銓於姜瓖歸順時曾遣心腹至其家索饋三萬兩許其封拜瓖不從但答以金馬等物大拂其意當朝廷招徠遠人之時股肱大臣公行需索且封拜何事而可以賄營即此一端其平日招權納賄可概見矣然而瓖終不敢明言於

上前惟懼銓之殺之

耳今瓖現在可問也一曰

朝廷虛心國事委用漢臣

是曰是非白非所以明賞罰而戒朋比也苟有人心何忍上欺

君父如李鑑為霍然所指而銓百計庇護此內

院所見外庭所聞物議沸然謂銓納賄為此然行賄受賄

臣屬風聞而朋比為奸即此已大失

朝廷任用之至

意一曰臣鉉阮大鍼昔為魏賊謀逆今哨馬士英為南司馬大肆貪殘至亡其國此謂兩喪家邦之人也歸順者無其名知窮死所懷何意乃鉉懸懸注望其來屢隔南行者令其早入長安此人一至與鉉招搖腹囊屠戮善類虐陷生民天下事大去矣

皇上所以用鉉求其錄忠去佞

莫安斯民設心若此謂無負國家乎一曰密勿之內政

本所關豈大臣結納夤緣之地鉉乃令其子馮源淮擅入內院大張筵宴延學士講讀史館并中書等官宴盤銀七珍窮水陸交歡竟日意欲何為明明為招搖結納地也如此則鉉昔日之故態猶在矣咫尺

天威而橫行無忌

若此其平日縱于往來貴要招攬權貨又何如哉要此乃臣所熟知者至外議喧騰貪婪萬狀臣固不敢輕以風聞

入 告也夫銓居政府今已年餘 皇上聰明天縱

豈不少見逢迎醜態滿洲學士日夕相親豈不洞囑小人

肺腸臣新進小臣矢心圖報必不敢沽名以清 天聽

實見奸臣在位國事必且日非 皇上一段弔民伐罪

苦心為此一人蒙蔽致 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實可痛

惜伏乞 聖明立賜斥罷使普天之下共仰 日月

之明忠良競進政理刑清為子孫建無窮之業臣即言出

禍隨甘之如齋臣不勝痛哭上陳戰慄待 命之至

敬陳保邦富國要圖 順治二年 李運長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 題為敬陳保邦富國之要以
圖久安長治事臣惟保邦在於裕民富國在於通商未有
百姓困窮商旅畏避而能坐擁富有安享太平者也明季
度支百出正供之外乃有違練剝餉種種加派省直關課

頓增數倍小民終歲勤苦不足以給誅求商賈厚本買還
不足以權子母我 皇上子惠遺黎 恩詔蠲免仰見

救民水火之

盛心今乃澤未下究弊端漸復竊聞直

省州縣易剝練等稅為單豆等名色加徵如故詢諸外來
士民大抵皆然非止一處夫兵荒旱潦小民生息幾何尚
堪此重困與至於閩徵課重則諸賈計利亦重利重則物
價必貴課輕則諸賈計利亦輕利輕則物價必賤明初商
課至輕後猶累增極重 清朝開創之始宜盡革加增

之弊以蘇商困而布

寬仁近如務閩船課不論商民

而且濫及回空將百貨騰踊民用匱絀日益甚矣更有不
可訓者京城奸民假充經商投入 王府以恣非為布黨
四踰傾貨將至羣遂於數百里外名為平買實皆偏售夫
行商跋涉迢遞不憚艱辛入都貿易為厚利耳今拒之中

途擴其厚利諸商孰不怨悵而思裹足在宵小輩不過專利以奉 上不知利歸於上必害歸於下商虧民病百姓愁苦豈 朝廷恤民之初意耶伏乞 皇上留心遠大力除弊政加惠商民為保邦富國之至計將見茨梁遍野兵球萬國上下殷足永祚無疆矣臣矢盡謨忠罔知忌諱惟 皇上垂納焉

敬陳兵民兩便之法 順治二年

朱鼎延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 題為

聖心愛民無

已敬陳兵民兩便之法以恤窮簷以成

盛治事竊聞

國之本係於民而民之本係於恆產故田園廬舍民之性

命繫焉性命固而國之元氣固之我

皇上視民如傷

餓溺猶已議蜀議赦未已也近請

聖諭復惓惓於土

宜不即息減黎庶未盡安寧於山左山右江南北直隸安

置滿洲大兵以為靖盜安民之計倘亦倣古兵農合一遺意乎而臣更有慮者百姓自經闕寇之後奄奄待斃幸

天兵一臨出湯火而衽席之民已親救室之休矣顧驚鴻甫集一聞大兵至止或不禁皇皇靡措也故比屋接壤而居最患調停失宜臣往見畿輔之通去冬今春換地換房控籲天聽者不知凡幾況千里之外一有失所寧

無嘆箕泣斗而嗟君門萬里者乎懇乞嚴勅清

漢官協同州縣有司履畝清查果係無主荒地然後踏入其有已經開墾小民耕種為業者悉行查免若或各住一方民間器糧衣服聽民搬運勿致有黃鳥無依之悲至於大兵既駐統於各旗下自無虞躍治然既遠居直省似宜編入限戶聽有司之約束如事有不便地方者輕則拘讞審理明判曲直重則詳撫按具疏入告夫既滿漢一

家率土皆臣無分滿漢之民皆我 皇上之民亦無分
滿漢之臣皆我 皇上之臣有君子以治野人有野人
以養君子分固應爾如此不病兵亦不厲民將見鄉田同
井相友相助何滿何漢熙熙然共遊化日而盜靖民寧豈
非久安長治之盛軌哉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聖明採
宥施行

請定江南賦役疏 順治二年

趙弘文

巡撫蘇松等處試監察御史臣趙弘文謹 題為王道本
乎人情召好莫先去惡謹抒一得之愚仰祈 聖明採
擇事竊聞先賢論治嘗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
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
化順而已矣恭惟我 清以明斷開國遠邁前代惟是
疆域初闢禮教未遑臣弘文因斟酌時宜亦曰治天下有

要去太甚誠而已矣何言乎機也小民愚頑何知至計
惟見有利於己者便思就之青夜沉思儘多深願不可必
得之事見有害於己者輒思去之輒轉傍徨中多思死難
言之苦惟審於去就之間略加存恤而天下之精神心志
盡維繫於皇上而不可解古之聖王必以其欲從天
下之心用此道也請就江南之賦役言之明朝開基收取
姑蘇張士誠抗守經久未下及天下大定遂以極重之糧
額困之此吳縣每畝三斗四升四合長洲縣每畝三斗七
升五合遂貽民間三百年未有之苦況目前商賈不通城
市罷織民無生業矣若重困以舊額恐富者貧而貧者死
此亦同歸於盡之勢也伏乞 勅部詳核或照宋元舊
制或照常鎮二府減太重以蘇民困此亦收攝人心之第
一義也賦如此矣再就江南之役言之向聞邸報見保撫

却晉有優免太濫一疏奉

聖旨這本說優免太濫致

虧正額取盈攤派最為厲民宜嚴加禁革此後再有違犯
著該撫按即將濫免之人並其官一體叅究不許徇情
故縱戶部知道欽遵在案是撫臣以賦言臣復以役言也
竊照江南有官戶有民戶復有子戶民戶當差此不必言
至今日服官明日便稱官戶會典內官一品者免田千畝
今且過萬矣即降而九品以至陰陽醫學在在然矣且本
官果有是田免之可也迺繞登仕藉原屬寒素而一切大
姓富室盡寄其門出平日力役之費以供本官薪水之資
里下差役終身不及是市井平民公然又一官戶其如將
欲投獻轉苦無資者何也且本官云沒可以已矣又巧立
子戶之名一世再世長此安窮南中小民何道不為溝中
之瘠也此等濫觴較江北之免賦者似為尤甚伏乞

下部議覆如果臣言有裨地方即評定某官應免若干畝此外與百姓一體當差計品詳列著為令甲敢有從前被獻定以欺隱治罪如本官無地代人優免即以其罪罪之庶窮簷小民無復苦樂不均之嘆矣

請崇寬厚以御下疏 順治二年

朱鼎延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題為開國宜崇寬厚御下自有大體敬陳末議以佐治平事竊聞尊賢禮士帝王之休風故從來享國祚之長者無過於成周而當時著之方策者親親而下即曰敬大臣體羣臣以故至今誦美太和在成周宇宙間夫敬非徒高爵厚祿已也平時則師保以尊之即有過尚有八議以宥之至於羣臣則如股肱之捍元首勿忍剪傷勿忍戕辱非極貪惡敗類斷無輕付刑曹者哉

皇上求賢若渴俊乂盈廷亦云盛矣而獨

其一掛彈章無問事之大小無論爵之尊卑悉付秋曹鞠
審夫 雷霆雨露合之皆 君父之恩臣亦何敢言

用法之過當而獨計古帝王所云敬之體之者當不若是
也夫既在貴寵之位 天子亦當改容而禮之矣吏民

嘗俯伏以敬畏之矣忽值有過輕則付考功可也重則或
廷議亦可也而乃概付刑曹與囚隸為伍亦何顏再立於
吏民之上哉不惟非所以作忠亦非所以尊 朝廷名

器也漢臣有言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黥劓之罪不及大
夫以其辭 主上不遠也故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

不以直履似此刑曹有權而師濟無色不亦深可太息乎
哉在我 皇上不過曰法者天下之公廷尉天下之平
也今刑曹已不堪問矣律令未頒而祇聽通事之口傳上
下其手陰陽其術無辜者或以貧乏而罹法網巨惡者或

以重貨而漏誅經舉國知之而不敢言將來未知結何局
也可令人痛哭流涕者此也懇乞 皇上養教大之休

遇臣下以禮且律令速頒令通事無所問其手庶卜年卜
世成周不得專美於前矣伏惟 聖明採育施行

請定經制以清積蠹疏 順治三年

張懋燾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張懋燾謹 題為錢糧原有定額察
核節在簡易據現在之方冊參新行之條例 經制可以
立定積蠹可以立清事臣聞邸報竊見 皇上加意元

元以各直省錢糧冊籍無存增減任意 特遣大臣徵

底清查在內在外嚴行稽核刊定賦役全書俾法制畫一

民生永賴仰見我 皇上經國愛民加意財賦當

開闢之初立久遠之謀誠今日之第一要務顧天下財賦
至繁至難理清頭緒亦簡亦易以舊冊為底本以新例為

參考先定其入數而後清其出數案簿有據則官吏無所肆其貪猾小民不復困於濫派矣前朝有賦役全書會計錄二書通行天下彙藏戶部財賦出入之數纖悉備具今所存之籍存去不可考戶部所藏者現在雖經兵火未聞焚燬但取其冊一加披閱條款原明除三餉之濫加者一筆勾註外其原額起解存留一定之規無容增減則入數已清十之八九矣其餘微有不同者不過因革損益之間通融參差之數耳如昔有九邊之餉而今無也昔有京營之餉而今無也昔有宗祿之費而今無也昔有靴帽之賜器皿之造而今無也此問之在內該衙門而可知者也如屯衛之租昔屬之軍而今屬之有司也園撥之地或以他縣抵補或虛懸竟未抵補也荒熟地畝之不同也蠲免分數之不一也此問之在外各督撫而可知者也明開款項

數餘令之登對清楚出入相符總撤相投除收相合今昔
相準明白直捷勒成一書然後執是書而問在內該衙門
各項作何收支某項作何銷算不容游移於定額之中則
國用常足矣執是書而行之在外該衙門起解者有無
批迴存留者有無挪移不容濫加於定數之外則民生不
困矣若不據舊冊清燬浸令開送中報隱漏淆亂徒滋駭
查動經歲月臣猶親見明季曾查錢糧設官專司其事檄
催府縣嚴限疾呼竟有二三年而不送一冊者及催提冊
至又涸擾欺隱日費參駁竟未清楚蓋撫按取之府縣府
縣委之吏胥利在藏奸不利釐弊雖
新朝法令森嚴
不同明季而官吏貪猾成風終不肯和盤托出駁正愈嚴
歲月愈久弊竇愈多矣是以察核莫如直截直截莫如查
取舊冊
經制早定一日民困早剋一日矣然方冊既備

勾銷磨對不可任之吏胥必得公廉敏練之才以資元勲
輔臣之協理戶部漢官侍郎原額三員今止有謝啟光一
人雖有兼人之才豈能分身而應必令現缺補足官皆備
員而無虛位則事有專司而局可立結矣臣誠見財稅關
於國計之盈絀民生之利害不禁總總過計伏惟
勅下該部酌採履議施行

請將屯田王屯歸併民田議順治三年馮兆燾

巡撫湖北試監察御史臣馮兆燾謹題為酌議屯田王
田歸併民田徵收以大一統之規以永萬年之業事竊惟
天下地土俱係民田緣明時事定封功有指揮千百戶分
發各衛所派有隨守軍丁撥田養贍官世廩軍世項補
是名屯田再因宗室繁衍分封各處撥田養贍是名王田
今我皇上享有四海之福開萬年之基尺地莫非王

土一民莫非王臣而猶有指隸千百戶之名而猶有屯田
王田之別不惟非理也亦非法也且民田已沐我皇

上如天之仁經畫之德止照萬歷年中則例徵收其餘加
派一概罷除而屯田有屯祖有屯餉有屯糧有屯米之糧
王田有官租有養贍有新例有鷄鵝食之煩不得與民田
一視同仁所當亟為歸併民田者也請凡坐落在州者歸
併與州坐落在縣者歸併與縣照民田則例一併徵收庶
見普天率土之義無恩德不均之嘆抑臣更有請者凡明
時指揮千百戶近有現存者如果技藝精熟勢力過人者
著赴兵部考選敍用其餘與軍丁俱歸民籍當差不得仍
前世為廕襲世為頂補如云各衛官軍原為城守之用勢
不可去莫若衛所之名仍如其舊俟大定之後酌地方之
衝僻議官軍之多寡另立

清朝官兵作城守之計伏

祈 勅下戶兵二部速為議覆 俞允頒行臣等無

任悚惶待 命之至

謹陳治平三大要順治三年

衛周胤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衛周胤謹 題為敬陳

治平三大要伏乞 勅行以定一統事自古大有為之

主應天順人聲造區夏無不以根本為先務取民以德而

不以威服人以心而不以力圖事以久大而不以近小祈

天永命治效丕彰我 皇上承乾奠鼎三年於茲宣化

治若神四方響應而遠者江浙秦楚寇氛未靖閩廣巴蜀

梗化未歸近者 畿甸肘腋人情張皇 京城閭巷訛言

煽布尚煩 睿慮殷憂者何也臣進而陳其三事一曰

尊體統立綱陳紀出治大原貴賤尊卑等威秩然今經制

未定人心玩愒體不尊而民不畏民不畏而法不立微賤

與尊貴爭道而馳工商與官紳接踵而行甚而小大凌夷
上下倒置如近日因盜賊而處監司撫按白簡不靈挾私
讐而噬總督

朝廷名分盡滅何以馴天下竄競之氣
乎亟宜著畫一之令使綱維森肅至

京師為四方之本

尤宜持立大體整修人紀為宇內觀型者也一曰澄官方
張官置吏立政先圖因才器使庶官董正今異途並進雜
而多端官生陞遷竟同科目監吏濫竿多除正印甚而歲
貢無論年力直授推知保舉係何出身尚列考選計典
緩行昏庸醜惡臣查各省送到大計進表文冊開列闕
茸甚多乞

勅吏部查明出缺更乞

勅行各撫按

嚴行甄別無事養癰況新科廣額英賢雲集無使明經雜
流器日盈而橐日潤也一曰收人心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今財賦未清田地多佔婦子流離哭聲滿路

皇上教

民水火而登之衽席矣豈忍復置膜外而坐視失所乎况
五百里內派草派豆派車派牛供應已苦而閭地佔房生
氣索然且滿漢文移一事兩行而滿兵踵至地方者一日
有數票勢必無地無地則無民無民則無賦惟正之供有
虧根本之傷實甚不特此也甚而在籍紳紳實足不前會
試舉人匿影而避士人既有薄視功名之心良民失業挺
而走險富室無產漸亦為非百姓亦有輕擲性命之意何
以聯屬宇內之人心乎思從前不應後志不叶而自集者
何故思邇來湊散觀望搖搖而未定者何故政治大端略
可觀矣伏乞 廟堂旁覽德意軫念民生滿漢一家無
分畛域近悅遠來在此舉矣臣叨言官職忝忝所關謹陳切
要者如此惟乞 聖明採納施行

請羅人才備大僚疏順治三年

白玉新

吏科都給事中臣向玉軒謹題為人才收拾宜先大條

協理當設謹陳末議以資採擇事竊以開創之主首

禮賢材以崇人望蓋人望歸則天下定矣臣不暇遠引博稽明太祖渡江首用陶安劉基宋濂等以備顧問故遐邇向化人情帖然元世祖命伯顏下江南首先戒以不殺旋即遣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遂薦葉李趙孟頫張瑄等隨時擢用一時士流稱慶江左歸心今江南省與江浙湖廣入我版圖業已經歲其境內人才久入撫按薦剏而迄今竟無一人至者是以人心疑畏叛服靡常臣愚以為

皇上宜於數省鄉紳確查先朝名碩果衰暮難前者不妨或遣官或令有司存問以示優禮至意至於年力方壯才望著聞者在朝廷則當青撫按在撫按則當責監司守令務令刻期起程敦趣就道毋使徘徊趨避人疑

端即如江西一二士紳以招致不早因而擬險此亦一證也其江浙湖廣之鄉試斷未有過今秋者當即 勅督

學臣急為考校以便舉行試典使多士翰誠英雄入彀士紳來則人心安故臣謂人才收拾宜先也至於 朝廷

爵祿留以待賢能非止重名器今漢官獨有侍郎無尚書遂致庶務多有未舉況一統之業政事日煩而尚書止滿洲一人左右侍郎凡事非束於格而不及任即制於分而不敢言臣觀 皇上設官分職原屬滿漢兼任即如通

政司亦有漢官正堂同管印務深為得體臣愚以六部正堂亦宜於漢官中各設協理尚書一員俾與滿洲承政參酌庶務至都察院一官風憲所關亦宜並設左都御史一員以協理總憲此外而大小衙門滿漢均設以滿官之執持兼漢官之明練庶凡事有將伯之助同寅著協恭之誼

且所以優賢勞而疏仕路臣故謂大僚協理當設也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請治東南水利疏 順治三年

土國寶

欽差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土國寶謹 題為懇

勅治東南水利以

惠民生以足 國用事竊惟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
南財賦皆資水利蓋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而
國用不足其關係誠非細故臣熟知三吳地形夏潦秋
靈山水橫發田疇淹沒郡民離困苦不可言揆厥所由蓋
以下流淤塞隄岸傾頽疏導不得其法掌治不得其人以
致此耳臣按疏濬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亘數
百餘里納諸山澗之水散注溪流洩之三江由三江而入
於海若下流淤塞諸水汎濫淹沒禾稼為害非淺鮮也相

其利害為之經紀則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為蘇州東北洩水之巨川也吳淞江大黃浦又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道也若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浦之兩旁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歸其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港自弘治七年一為疏濬吳淞江自天順間一為疏濬後來白茆湖沙積壅狀如邱阜吳淞江竟如溝洫下流既壅上流奚歸舟楫莫行田疇莫治此利害之瞭然洞見者也今計疏濬白茆一港則七浦劉河通利而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矣既濬吳淞一江則大黃浦通利而蘇松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引吸太湖不至壅潦向來淹沒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又修築隄岸並為要切先儒常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

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要知園田全賴乎隄岸隄岸全賴乎修築修築永堅則旱可車水以入潦可岸水以出而高低之田皆熟矣臣雖起拒之資庸 皇上之重委 勅諭諄諄敢遵前朝舊制一一

陳奏夫疏水築隄工力不無煩費而量此之出計彼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不可不熟計而審行之水利一行則稼穡登稼穡登則貢賦充而百姓將有含哺鼓腹之樂頌清朝永安之利免宵旰之憂矣 國家大舉非臣一己臆愚所敢輕議乞 命廷臣詳議定策並容臣一一

細按查明及一切胥吏乾沒之弊不得虛應故事務期確當然後中報請 旨奏平成之功垂不易之典也

請嚴飭守令重處貪庸疏 順治三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題為嚴飭守令以勵官箴重

虞貪庸以清民害事臣惟天下治亂視百姓之安危百姓
安危係守令之賢否我皇上取天下於明室衰亂之
後勵精圖治銳意安民四海咸仰太平之化但守令不盡
其職積弊未除實政未舉有負皇上望治之誠臣以
新進儒生不識忌避敢為皇上痛陳之夫為朝

廷教養百姓者守令也今之守令有能招徠流亡者乎有
能開墾荒蕪者乎有能巡行阡陌者乎有能教民樹藝者
乎有能稽覈戶口者乎有能均平賦稅者乎有能輕徭徭
役者乎有能驅除盜賊者乎有能抑制豪强者乎有能禁
戢街衢者乎有能賑恤災患者乎有能救濟孤寡者乎有
能修濬城池者乎有能平治橋梁者乎有能興舉學校者
乎凡此十五者皆守令之責臣非刻論天下知其未有能
舉行者也即其善者不過急賦歛聽獄訟謹簿書而已至

於貪酷暴虐腹膏血以肥己昏庸罷輓縱虎狼而噬人守
令如此百姓安所得生乎唯請 勅下該部申明守令
職事嚴行撫按急加督課務令實心任事勿尚虛文仍於
臣所言十五事分別多寡用為殿最如全行者為上一半
者為次少者為下上者許巡按御史不時特薦次者復

命保舉下者論劾如此庶人知職事實政舉行積弊自
除矣若夫貪酷暴虐必拏問重處蓋此輩以市井無行濫
盜名器一入仕籍即垂涎民髓及囊橐充滿自揣不過罷
官而已歸買良田美宅揚揚得計是罷職反投其願也臣
請自今如巡職官不論徒罪必如數追出助餉依律問罪
職至五七百兩者必籍沒資產使彼有身家子孫之慮庶
貪殘斂跡守法矣若昏庸罷輓必 題參斤革蓋此輩以
老憊聾瞶謬胥重寄任憑書吏縱橫滿堂皆官較貪吏雖

未得財而誤國殃民為害更大今法止降調簡僻夫何地
非 皇上之疆土何民非 皇上之赤子且簡僻之
地窮鄉下邑悉無告窮民以此輩治之是益重其窮矣況
天下之大何患無才必欲姑息如此也臣請自後如遇老
邁龍鍾即行斥革不必降調庶人知鼓勵不致因循廢弛
矣伏候 聖明鑒宥採納焉

請速禁止異端訛言疏 順治三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題為速禁異端止訛言以安
人心事臣思天下教化一而後風俗同人心安而後根本
固臣觀明末教化不興風俗大壞異端蜂起有所謂白蓮
教者有所謂大成教者有所謂混元教者有所謂無為教
者種種名色不能枚舉此輩以游手奸民妄稱教主聚眾
招羣男女混雜不分晝夜私印經卷訛言滋興人心煽惑

良民不安生理不務耕作燒香禮懺不曰此處有活佛則曰來世生真主或謂目下天降異災人死九分或謂幾時國動大兵殺盡大半愚民無知聽其招搖任其魚肉拋家棄業生計鮮少或起逆謀者有之或從盜賊者有之如李自成之逆惡鳳合營之大盜悉屬此類明明可鑒者也至於賣藥施符造言生事如去年條云洗民條云搬城皆屬此輩捏造訛言而小民愚蠢不辯虛實即為搖動離家喪產爭相隨逐以為得生究為哄騙此真奸民之尤者也臣昨出衙回家聞途間議論鼎沸臣即差入密訪皆云

皇上將搜民間佛像滿城驚疑或將紙像盡焚或將銅佛送寄寺廟投入溝井甚至有將宗祖遺容焚燬拋棄其間奸棍結把搜番乘機打劫滿京搖動第思朝廷一有

禁革必下

明旨不知此語從何得來必係異端教主

黃鼓煽惑造作飛言使人心驚慌復欲呼黨引類別生事
端耳臣聞之不勝驚愕特夜草疏具題伏乞在京連

勅都察院五城御史及鑾儀衛巡捕等衙門嚴緝造言
妖道曉諭居民各安生理在外勅撫按及地方等官
嚴加禁諭使小民務耕作孝父母睦鄉里勿聽妖道煽惑
如遇各色教門即行拏問處以重罪如此庶異端屏絕教
化大明人心安靜根本永固杜漸防微之大端也伏候
聖明速賜施行

請禁訪役疏順治三年

張國憲

吏科給事中臣張國憲謹題為亟禁訪役以釐前弊以
正職掌事臣聞官各有守禁則滋擾明朝錦衣之設也初
以備儀衛重警蹕而已嗣後日近左右漸竊事權巧秘入
告小信結主天下臣民重足而立蓋此輩半出棍徒巧於

捏造或誘人妄首引之成詞或窺人厚藏詐之使賄或以
無為有私拷示威或以是為非飽囊責法勢之兇橫如虎
如狼計之羅織如鬼如蜮迄今言及厥衛猶有悚然驚喟
然嘆者幸我 皇上洞見前弊易錦衣為鑒儀仰見

聖睿淵微今此輩願名思義洗滌肺腑盡其職掌無復
再逞故智也臣等辦事科中間有緝事員役在內院門首
訪察 賜畫夫 賜畫特典也內院重地也有何弊

端容其緝訪內院可訪則在外有司何所不至哉此而不
禁弊將更甚前朝矣況今各衙門滿漢同堂精白一心凡
有舉動中外咸見又何用此輩緝訪無非欲因循假借為
之漸復舊習而已伏乞 皇上嚴勅該衙門令執事員
役各盡鑒儀職業無復侵預列事如有大奸巨惡悖紀犯
法者專責應治有司庶小人不得行其奸有裨 聖政

匪淺鮮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弭盜疏 順治三年

盧 鑄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盧鑄謹 題為一統之勢已成

王會之典伊始謹陳弭盜之方以佐蕩平之治事竊以天下之勢始於 京畿達乎四方抑治天下之勢樹之風聲道乎道路昔明之已事寇與兵二者交讎已寇之失也始不過截叔而有司不之制繼而且揭竿矣繼而且屠城矣兵之失也始亦不過截叔而有司不以聞未幾而從逆矣未幾而倒戈矣夫兵與寇無以異而其害遂不可窮幸值我 皇上神明天授海宇混一拮据綢繆提封萬里臣一介草茅適逢異數甫爾南宮旋置西臺有知不言非臣職也非臣心也茲當 輯瑞之期思夫 邦畿之內萬國來同且公車至止固應如何澄清者而乃截叔肆行旁

若無人也夫向馬之徒自昔有之然要不過以四方之人
輒忽出沒於千里之外得財之後復窮日之力爲歎歎耳
且斥堠堡望鄉兵得而躡之駢沓首有司得而治之固
未有鮮衣怒馬呼羣引類冒水兵之裝束假滿洲之聲語
道路側目地方袖手如今日之甚者臣又恐其民與寇無
以異而其害遂不可窮也伏惟我 皇上電鑒而

嚴飭之間百里以外各州縣地方朝而劫人夕而颺去者
果盡慣寇出沒乎抑有土著而莫敢誰何者該州縣何無
捕剿該道府何無中飭問 國門以外如大井等地方強
弩鳴張勁羽雀起者果盡綠林強暴乎抑有逃伍而恃勢
雄行者各營陣自有部曲各將領自有稽查臣恐商旅宵
泣行人夜號傷道路之心者小而皇華裹足郵傳委塗損

興朝之治者大乞

勅該衙門轉行各撫接凡遇

寇奴無論盜之冒兵與兵之為盜務拔本塞源勿使滋蔓
則侯尉一於東西車書合乎南北其於新治未必無小補
矣臣新進迂疎漫無忌諱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再陳滅賊要著順治四年

吳達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再陳滅賊要著仰
祈 聖聽刻期掃蕩以固邦本事臣竊惟山東今日滅
賊情形有必不可不使亟滅之勢有未嘗不可使必滅之
勢有所以使之必滅之勢今者大兵兩路駐東已及三月
而騎賊未即撲滅非大兵之不用命也又非大兵之力不
能滅賊也臣目擊其事心中如疚如焚前疏已粗陳其概
今不敢不冒死為 皇上條悉詳之東省為 畿輔咽喉
而四方人心觀望在此一舉登萊兩郡今已有蠢蠢思
動者矣況非特一方也萬一再有遷延使人疑大兵雖發

無如賊何以訛傳訛反側子復安所忌憚臣所謂賊有不
可不使亟滅之勢是也茲者大兵之出賊即飄遁師行西
南賊擾東北甚而匿跡山崖堵截鳥道使我兵不能馳騁
進則矢石交加退則縱橫復出此決非不懼大兵而云然
者彼既明知我兵之鋒銳不可撓則必勝之機操之在我
苟使一旦相當料無不立制其死命矣臣所謂賊未嘗有
不可使滅之勢是也似此則大兵一發再發慮無不剪此
朝食而猶遲遲者何故豈我兵寡而賊衆多需當事者之
請益歟大兵之不可敵也一足以當百百足以當千自出
師以來見賊如刈蒿草而無如賊騎之善逸也彼以步賊
當先狡為自脫之計誠使釋步賊而直追騎賊則其輒颺
之術自窮所云擒賊必擒王射人先射馬其在今日當勿
貪小利而遺大害也我師之振旅而南忽然北有告陷之

報又豈非偵我征行所向而避以出我不虞所謂賊線之不可忽矣賊之奸細處處密布寧止一曹化彪哉化彪一人其領袖耳近者省城已搜獲府快張奎龍斬首矣在衙役中尚然至於積賊受撫狼心豈可復測且不特此也賊布奸細以多其耳目我反不設偵探一役我出師某日賊知之我行師某向賊知之我出師而賊避我我不知也我行師歸而賊尾我我不知也臣見梅勒駐省時焦心擱眉謂撫臣與臣曰朝廷命我勸賊何安坐於此而撫臣亦懸懸坐待各縣塘報之至以卜出師之期嗟乎賊至其縣縣官能則登陴閉門聽其焚劫村莊縣官不能有袖手待陷耳必俟塘報至乃始厲兵秣馬抵賊所掠之地賊已飽颺而去大兵縱萬人敵乎不遇虎狼安所逞其勇略況師行又早有漏洩者也是故賊線絕則師行密師行密則

分兵以夾擊若迅雷不及掩耳而賊避實擊虛之計亦自窮至其依山為谷人有言鳥道僅容隻身馬不能並馳炮不能遠發抑其中矢而石擊搜山之說因而自彈臣竊以為不然山之險陷而難攻也攻山則力竭不攻山而攻賊則智長問賊盤踞此山必不出否不過懼我兵之一足當百百足當千依此為避死地耳兵退而賊即出夫苟兵退而賊即出則追逐所至若佯為振旅而歸者使間諜伺其出以逆擊之復預使熟知地形者偵其山之前山之後出之左右出自何門入自何徑而前後左右先置炮設伏以盡絕其歸路夫有大兵以邀之於前又有伏兵以斷之於後賊即狡能從空而遁乎臣固知依山為險之不足恃也所謂賊有可以使之必滅之勢又此矣總之臨陣斬獲者大兵也發縱指示者撫臣也為夾擊為設伏臨陣相機調

度者左右營將也為嚮導為間諜責在各道府州縣於本地良民中選擇素諳形勢之人多方責成懸之重賞必不使陽順陰叛之賊得與其間蓋以賊攻賊自古有之非大豪傑作用終難免養虎貽患之誚今者營中受撫之賊皮骨易畫此中叵測誠使羈留其妻子令其各擒斬一見在賊渠之首以為信其懸級而來衆相認為某賊此順者也其期期無以報命即陽順而陰逆者也用賊殺賊只此一法若以嚮導寄之則非為我嚮導也適為賊作線耳大兵所以屢陣止殺步賊而不遇騎賊者非此之故哉至於招安一事在今日關係尤大

朝廷兵威亘古無敵區區

山左草竊遂使大兵無如彼何而議招安辱國靈而長奸魄莫此為甚臣已苦口為撫臣痛哭流涕言之猶賴

皇上睿鑒高懸為固本寧邦之遠計今日之事宜剿不

宜撫宜急剿不宜緩剿周蔡等賊渠授首而賊中頭目尤
宜仿古五流三宅之典當此之時脅從者誅不勝誅因而
徐議招撫未為晚也三年玩賊養虎以至今日幸蒙

皇上發大兵一駐濟省一駐東昌及今不從長商酌大創
一番以絕反側于四方觀望之心臣不知其可矣臣接報
賊之文絡繹而至不勝其痛見當事仰屋空嗟憂思無路
又不勝其懼敢直矢狂愚上瀆 聖聽不自知其涕淚
之交集也

皇清奏議卷二

皇清奏議卷三

急復驛遞原額疏 順治四年

羅國士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羅國士謹題為急復驛遞原額以蘇民困以疏國脈以維久安長治事臣惟百姓國家之根本驛遞國家之血脉皇上統天之始力除煩苛務令遺黎有輕徭薄賦之休而驛站錢糧獨不議蠲誠灼驛遞為第一緊要急務矣乃中國輿圖為四達之咽喉郵傳如織應接不暇又值王師屢出河工告急派糧枵腹稍草轉運數百里外其一二僅存之孑遺困於征輸顧仆道塗憔悴家室者不知其幾何矣然河伯之效靈有日天戈之蕩定可期兩者可冀息肩惟驛遞差使日增額缺日絀在有司無米難炊不得不重取之百姓在百姓迫於追呼敲朴勢不得不剝心頭之肉醫眼前之瘡

臣馬首所至告協濟告設處百姓固呼搶若崩臣亦哽咽
欲絕使 皇上親此情形不知幾為隔涕矣然地方凋

廢略同協濟固屬西江之水錢糧額數有限設處又為無
藝之徵及查河南省驛遞原額每年共銀五十六萬二千
一百餘兩又浙江等處每年協濟豫省南馬銀一萬二千
餘兩今南馬已不可問矣見在徵熟又止有八萬七千九
百三十餘兩矣夫以四征不庭之日羽書旁午而以此寥
子遺供數十餘萬之錢糧此萬萬不能行者臣屢檄驛傳
道臣徐為卿確議今據投臣一呈大約稱苦稱難憂民憂
國不得已聊為徵七免三之議固已備極苦心但徵七則
仍加派矣談加派於今日無乃饑而食烏喙乎使徵七而
足且不可行況徵七而亦不足乎 皇上定萬世之業

以恤民為第一義斷斷無加派之議乃下國機務四年來

仍猶是目前支吾之計尚未盡經久無弊之法豈 盛

世所宜哉臣請 勅下藩司不拘何項錢糧必先足驛

遞一項然後議各項之存留起解使百姓得以休息有司得以撫養三年之內熟地日多賦額自充即盡復昔日之額可也此不獨中州當行江北諸省均當行之如是則百姓無加派之苦驛道無阻滯之虞 國家久安長治恆必繇之矣

請再展例蠲荒疏 順治四年

吳達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漕糧萬分難緩民命旦夕莫支仰祈 皇上再行蠲荒之例一年以甦子遺事臣聞漕糧為 京庾所寄非若別項供輸可比而山左適值賊難初平又非若他省承平可方是談漕務於今日非獨司農知其急 微臣亦知其重且大者也而談東省

民命於今日非獨臣按部者目擊其傷 九重之上亦

心悲其可憐思援手而亟拯之也以故招撫之 諭一

頒人人若慶更生脅從將回心而革面善良得樂土而安

居獨是萬姓懽騰之下猶有一事焉不禁其哀號呼籲之

皇皇則惟漕糧全徵為今日剥膚之民害矣夫元二三年

曠蕩之 恩小民飲之已非一日然試問清查之荒地

有司招徠而開墾者其幾此百不及一分者也一朝而盡

賦之茲驚魂乍定之衆幹止未寧既徵其熟復迫其荒戶

絕者難責之鬼輸幸存者竊悲其鄰壑一二有司奉總漕

部院之嚴檄所慮一身參處耳尚顧 邦家新造之百姓

哉微臣巡歷所至如高潞等州范汶往革等縣極目荒蕪

此固昔日戶部履畝躬查之區臣不敢責陳即其他素號

繁邑際此賊氛人民流離播遷戶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

人言安撫者熟地之稅輸已勉力報完而全數之徵口
也嗟吁且日甚一日筆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一二州縣
迫之使辦終是剝肉醫瘡之計大司農益幾石之儲而冬
官已增數百萬費妻鬻子泣血傷心之衆矣嗟乎盜賊革
心良民安業煌煌天語是何等王心而若此一

舉是矜其為賊而又驅之使賊也竊為朝廷虛此軫

卹遺黎之盛心矣而況元二三年蠲荒以來京儲何嘗

日屋仰屋之嗟獨此一年則安撫之餘雖少其粒猶有其
民民在而漕輓自然方來若迫之全輸則竭澤而漁不慮
明年無魚乎臣亦曾因漕院移咨及臣即嚴督各州縣依
期完納乃至此不惟民力竭而且吏術窮矣夫總漕之職
漕也臣之職民也臣將坐視其斃不為請命於君父
乎抑留此二三子遺為朝廷儲不涸之倉也且以臣

今日而論臣按部山左役將告竣計期不過月餘即可免
覩此悲啼宛轉之狀然猶且必冒死代為哀鳴於君

父之前者臣非有所市恩於百姓也實仰體我皇上

好生之心與夫見在良民各安生理之詔故雖明知

流革之必及而心竊有所欲吐耳伏乞皇上哀此焚

黎俯從臣請再行蠲荒之令一年他省不得援

例則極今日之民命適所以裕後日之漕儲也東省幸甚

請沛明綸以普聖化疏順治四年高桂

兵科給事中臣高桂謹題為皇仁已傳廷臣草澤

未悉德意恭請立沛明綸以曉愚氓以普

聖化事臣惟天下之治亂天下之人心為之也人心安則
天下治人心疑則天下亂是第不當懾之以威而亦宜安
之以德此兵家有剗撫互用之說誠燭於其理也邇者河

聞滄州之亂臣嘗請兵征勦以為么麼小醜敢於抗

命橫行所謂不待教而誅之者也然大隊強寇既已撲滅無遺即宜通行撫綏則賢者感德而不肖者畏威自

帖然無事矣所以前奉

上傳發兵征勦原為蕩兵土

寇初不波及無辜仰見我

皇上深知灼見民生之休

戚治亂之大源耳倘在外滿漢諸臣不能仰體

朝廷

軫恤至意株連影射殘傷無罪小民則奸宄固惶懼不寧即善良亦岌岌乎有莫能自必之勢臣葵藿有心獻替無力久欲繕疏不敢妄瀆

宸聰昨者又奉

上傳

諭以滿洲擅殺良民立置重典滿漢臣工咸在聽聞煌

煌

天語如綸如綍聞朝文武莫不舉手加額以為此

如天好生之仁

宗社蒼生之福也但宣之於

朝而未播之於野慮窮鄉僻壤即有傳說猶且半疑半信

以為風聞未必真耳豈不於 皇上有未暢乎懇祈

勅下該部轉行各處撫按大張明示凡土賊殺人掠財者罪無赦其或有告訐陰謀不軌者亦審確有據解部正法在外各官不得徑行殺戮外此有捏詞借端誣害良善者即行反坐使天下知 朝廷意在好生滿漢各不相疑小民得以安枕將見盜賊屏息地方寧謐普天率土同祝 聖祚於無疆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嚴飭徵糧之法疏 順治四年

劉顯績

戶科給事中臣劉顯績謹 題為嚴飭徵糧之法以體宿弊以祛民累事竊惟任土作貢千古之常急公好義人孰無心但徵失其法致民有不堪而國用因之以缺也從來州縣徵糧催用什里收用櫃長什里出之甲分以本甲之人催本甲之銀出入相望無擾也櫃長輪於各保以毀朴

之民司收銀之事晝夜常守無斯也今百姓自封自投書
名計什宮掣平等登寫赤壁曉然共見咸相遵守乃有積
奸猾胥乘有司未諳變易成規漸漬緇鼠不用什里而設
一二里長不特用一二里長而設一二收頭里長收頭半
屬積役侵漁多端欺隱百出一保錢糧盡收入己稱替花
戶代納毫不交官而州縣中竟不知有櫃矣及當比較窺
其緩急多寡以應或庫吏秤收或戶房包貯彼此通同挪
移抵換更可恨者討覈批文自為起解以火耗與官使官
無言官亦以為公私了當不復問也噫此其弊可勝言哉
當收之時也欺鄉民愚懦大等重稱無所不至此外票錢
使用增名科索至領批起解又以添塔盤費為詞私詐閭
里甚有領批日久竟不起解展轉支吾營運肥己倘遇官
有遷移串通戶房所領批銀化為烏有且此輩無良縱意

浪費必致拖欠太多逃亡貧窶無可追求而此項又派之
里下矣小民何辜受此重累有司相因積弊莫挽利歸胥
役怨叢守牧良可嘆已我國家鼎建以來百度維新州
縣自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但恐遠僻小邑把持已久官即
有才驟難更張民困不除凋殘不起伏乞 勅各省撫
按嚴飭州縣務令宿弊一清百姓自為封納官收吏解不
得聽里役包攬庶上可裕 國下不病民其裨益非淺鮮
矣

請保善類以圖至治疏 順治四年

蔡應桂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臣蔡應桂謹 題為減賊所以安民
宜邦在于固本仰祈 聖鑒保全善類以圖至治事竊
照古帝王兢兢於萬民之上 一則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再
則曰元后作民父母故雖神武布昭不廢風霆之用其實

賊暴所以安良非敢有拂天心輕戕一民命也今即就山東一省而論盜賊滋蔓煩大兵之剿滅且及一年而殲之未盡殲大兵微而再發賊衆熄而復起州縣屢報失守人知滅賊之不容旦夕緩矣亦知為民者之至苦乎蓋梟獍之徒揭竿為招其在遠近邨落脅之不從即肆行焚劫是不從賊而死於賊者也脅之不已而從思倖免乎一日之屠戮自後官兵追剿賊來掠騎飽颺而去剩此以搪突我兵之鋒執而聲之為賊誅不勝誅是又以從賊而死者也夫苟真心從賊何所遁其天誅但其從賊亦死不從賊亦死覺小民全無一線生路為可憫耳雖然此猶可曰脅從之徒也至於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歎此良民與賊衆分遠之際關係天心民命尤切蓋除暴以安良非以除良伏望

皇上勅諭該撫按道將自今以後賊渠必不

可使輕縱一人良民必不可使輕戮一人庶良民樂覆載之寬而元惡伏雷霆之震矣豈惟山東一省為然即以行師天下而民命重邦本寧真久安長治之算矣

請革舊污以成新治疏順治四年

楊時化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時化謹題為恬侈實治安之蠹勵精為開創所先祈革舊染之污以成作新之治事臣聞亂亡之禍多濫觴於荒淫創垂之猷必作法於勤儉未有革命維新之世猶仍敝朝侈靡之舊而加甚焉如今日者也即如宴會一節自恆情視之不過往來之常縱極暴殄有何關繫不知廢職誨貪養交亂政此為厲階豈徒糜費貨財敗傷淳樸已耶請為我皇上備陳之明季萬歷天啟之際海內富庶盛極而衰浸淫奢靡固其宜也爾時雖朝夕過從餽等交錯一席之費未滿一金而有識者已預

憂夫官邪賂彰民窮財盡既而果然今海內幸蒙 聖

武底定然瘡痍未起閭里蕭條此正 君臣吁咈相戒

殷鑒不遠之時而諸臣年來日從事於宴會邊醢之費三
倍于昔加以優伶戲劇五倍于昔俸入幾何堪此淫縱臣
不知於何得此財而於何償此費也欲其飾簋簠而禁苞
苴不可得也臣子朝乾夕惕猶慮曠官今纔出公署即赴
賓筵甚有一日幾家徵召者人止有此精神精神既疲於
宴會矣欲其勤於政事無尸厥官亦不可得也孟子所謂
流連荒亡乃見於 聖作物睹之際豈翼為明聽之英

所宜有耶 聖天子在上三尺森嚴萬萬不敢淫朋比

德第當絲竹迭奏優伶獻笑之時欲其言必及義思切贊
襄商政事之得失問民生之利病有此迂腐不近情之事
乎臣故曰廢職誨貪養交亂政此為厲階也覆轍在前勢

所必至非敢過為不必然之慮妄瀆 聖聰也伏望我

皇上鑒前警後崇儉退奢塞貪墨之原革偷惰之習
勅下禮部嚴為申飭制之度數庶人知廉勤風還淳
樸矣

別蠹安民疏 順治四年

魏象樞

刑科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安民莫先剔蠹乞
賜嚴加澄汰以祛積弊事臣惟我 國家德威廣敷天下
大定即有冰電蝗蝻所在見告業蒙 聖恩遣員查勘

仰知議獨議賑旦夕大需 皇仁矣乃尚有貽害地方
為明季大弊未經嚴行禁革者則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
雜道府州縣之胥吏太濫也此其人雖僅衙蠹之微而其
害實關民生之大地方官果能檢身率下當以清理衙蠹
為第一事蓋必剔去奸惡始可以撫綏善良惟民間不受

吞噬之災地方亦不釀意外之患也倘市棍賊黨皆得竄入衙門將財雜委名目多端巡捕承差額數無定此輩兇猾行徑甚熟把持有司武斷鄉曲官長不得知下民莫敢告何異民間千百虎狼至於有司衙役多者動以千計少者不下數百而每一名輒有數人朋應名曰副差若非犯法而營窟藏身必係棍徒而倚勢索詐如河南之李者淮安之徐人傑包藏禍心頑冥無忌又如樂安之王應吉燕永蛟輩平日則倚官以詐民遇變則殺官以應賊總因濫行收用流毒一方雖皆置以三尺臣恐此外此類尚不乏人也夫傳宣奔走自有正員書寫勾攝亦有額數果奏政簡刑清之治則積惡生事之徒將焉用之伏祈 皇上勅下撫按併行所屬道府州縣各將本衙門員役細加審汰酌立定額務嚴察其身家並無過犯者方准投用其裁

定數目撫按具冊報部有司具冊報撫按如徇情溢額藏垢容奸臣等即當指實參論庶大猾無所用其鑽營良民得以免於侵剝其於地方民生未必無小補也

請求救時實政疏順治六年

魏裔介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應

詔陳言首在

召對羣臣以求救時之實政事臣竊觀今天下時事亦孔亟矣民不聊生亦日甚矣山左之萑苻遍野畿輔因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又若巴蜀遊魂湖湘遺孽孰非勞聖主宵旰者臣以為此皆不足慮

也所慮者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格或閼茸以保富貴或鉗結以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墨吏轉相吞噬鵠張以鳴得意惟我皇上獨立于上日夜焦心勞思不得與天下生民共享一日太平之樂也臣實憂之

昨者撤賣參之役正未羅紅之罪

傳諭滿漢官員同

寅協恭勿得彼此偏向遠近懽呼茲又特奉

上傳痛

念民生之不得已博求除弊興利長策自非

天縱如

神烏能洞見萬里如此臣雖至愚結草有心不忍不言而負陛下也竊以為督撫鎮按不得其人有司股削魚

肉民難自存蠲免稅賦有名無實此皆驅民為盜之由我

皇上亦既知之稔矣即謂此數者不足盡天下之務

然更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為固足以致太平而無難要

此數事非精思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者請

皇上特

勅自今以後凡逢五朝過

皇上內院六部都察院科

道等官即赴

重華殿朝見

皇上一切用人行政

虛心諮訪滿漢羣臣得一體面奏可否仍令史官記注

如是則所補救者非一人一事所勵精者非一朝一夕也

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請詳蠲免諸款疏

順治六年

王應元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應元謹

題為欲完蠲賦之澤

須詳應免之款謹陳所知仰祈

聖鑒事

我朝定

鼎六年於茲軫恤傷災除豁荒亡蠲賦之

恩屢下而

窮民末由實沾誠如

聖諭所云有名無實者光明之

燭真照逃亡之屋矣然所謂有名無實者臣請得而指陳

之如荒地以踏勘為憑亡丁以審編為據乃勘審動逾數

月駁查又復經年眼前追比既以尚未奉文為辭來歲抵

扣又借別項催徵虛應而且起運存留各有額數

恩

旨雖已特頒款項多未明晰起解之數必欲催之使完存

留之物又以為驛站俸糧工食賓興諸事勢在必不可已

解者必解支者已支起解已完而未到部者其弊在司府

而不在州縣催徵已完而未支解者其弊在州縣而兼在里書即間有稍沾涓滴者不過豪棍大姓蠹役奸胥而已二三窮民猶不免於使費之攤派雜項之逼索叩無路惟有仰天長嘆漸生不肖之心耳即如臣鄉猗氏丁差之重甲於天下萬歷年猶上下不過一兩中丁不過七錢下丁不過三錢自經荒寇之後戶口凋耗十去其六祇以支數難減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刁遺之民稍可存活者丁至數兩即貧無立錫者亦每丁一兩矣日復一日將使富者亦貧貧者必逃累民生而縮國用恆必由之今三年以前拖欠者盡免矣四年以後蠲豁荒亡之數或應在起解或應在存留俱應預行頒布者也伏乞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謹陳安攘十計順治六年

劉武元

欽差巡撫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奏為國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見以裨安攘大計事臣聞自古帝王之定天下也以兵威治天下也以仁政威足以剪羣雄仁足以治人心故詰兵治戎興文發政張法紀以肅羣工總綱維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政教號令必斷自宸衷使內外文武諸臣開誠布公以撥亂反治為心以靖寇安民為務庶治理可臻而風俗可變也我朝定鼎之初首下蠲卹之詔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莫不稱頌而歸向之也是以一征而江浙定再征而閩廣服黔滇諸邦旦夕可以版圖天下之大未有如今日者夫何而將帥蓄謀激成異變江西一叛而廣東隨之良由圖之不早以致釀成大患也孰謂滿洲舊人中無特出之才略乎且

命將出師道遠遙涉動經歲月運糧載草勞民動衆及
殺賊燄城旋即班師又無重兵以彈壓之苟且塞責終成
何濟臣以為國家之大事在兵得一省必鎮定一省聯
絡聲勢既不煩於遠調呼應即靈又不難於速滅而久安
長治之策端在於此臣愚陋無似身受皇恩隆重竭
蹶圖報則嚴疆之事親歷三年深有見於時勢之難言也
固不敢輕言而終不得不言臣伏枕憂思心血已竭就今
時之所宜者條為十策披瀝密陳總期宣揚聖德而
齊一衆志共銷未萌之患以鞏皇圖一統萬年之業
也伏乞聖明採擇焉

計開

一曰選大將以張撻伐夫總兵一官全疆之安危繫焉得
其人則克以勝不得其人則易以亂今之大將必須

簡用滿洲並武振超哈之官選有才勇者足以鎮服兵將
教練有方約束有法處無事之日則休養銳氣當戰陣之
時則奮命衝殺區區土寇豈真不能滅與今時則不然也
領兵頭目動以百計平時全不操練出兵並無行伍借賊
害民縱兵焚掠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勢以作威福分其
貨財以充囊橐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又安望其臨陣服
衆哉速宜慎選滿將以張捷伐之權伏乞 聖裁

二曰議節制以重事權夫總督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
鎮將服其節制兵馬聽其調度任至重也巡撫則次之亦
有提督軍務之 命武職如將領衛所等官立聽節制

調度舉劾 勅書開載甚明今有提督總兵有鎮守總
兵皆稱曰軍門而道府等官皆其所屬即前任江南督臣
洪承疇刊布條約提督及總兵等官不許擅稱軍門不許

擅理民詞示禁甚明悉置不聞至於征調兵馬時出時入
朝撫暮勒修往條來無怪乎兵驕將悍自總兵養成之也
即如逆鎮金聲桓手握兵權毫無忌憚委撫道委府縣遣
兵調將一聽其指揮何事不可為也從來總兵職專戎務
不得兼轄有司前轍可鑒亟宜申明職掌以重節制之權
伏乞 聖裁

三曰用新舊以奠疆圉我 清朝兵威所至無遠不服
臣以為得之易治之難今天下非乏人才也大抵新官通
文理而少擔當舊官敢擔當而疎文理方今 聖主求
賢圖治任用舊官如江撫章于天非舊官乎先事失於調
停臨事不能擔當一旦被其凌逼尚苟延性命受兵部偽
職為之打造砲車其忠 君愛國之念何在 臣日為痛
恨切齒者此也如今日需才甚急當不論新舊各官擇其

老成持重歷官最久有擔當而通文理者以之擢用要地
運用籌畫必有功業可觀伏乞 聖裁

四曰議巡方以專責成夫按臣以察吏為事故一年報

命凡藩臬守令等官事事則稟其意而為之虛實輕重
惟彼所欲耳至明季則綜覈武職兼權太重行事太過不
論賢否勇怯以舉劾為招權納賄之門如巡按董學成者
聞以劾將召侮索饋遺索金珠至再至三而一旦驟起不
測激成大禍臣愚以為憲綱一書可為矜式各省督撫皆
兼都察院職銜按臣一小御史耳皆當統屬於督撫如按
臣巡視一方必親臨各縣宣揚 聖德問民疾苦興利
除害釐奸剔蠹而已至於委查盤拏訪犯皆明季陋習已
奉 旨禁革今巡按仍不遵依名為查盤實為納賄至
于拏訪犯當從巡按衙門始一切書門承差皂快等役皆

本土人也平居作蠹害良家資盈滿恐府縣處治則鑽充
為役公報私讐賈訪責訪而真正大奸大詐槩以賄脫其
間迫害良民者不知凡幾須痛加革禁總之按臣專以察
吏為事如將領有不法之事必先揭報督撫勘明會疏
題叅不得因以小忿起釁伏乞 聖裁

五曰設部官以司兵餉蓋兵以餉為主無餉是無兵也今
各省經制已定而糧餉必需不過以本地之所輸供本地
之所用而京運其可盡留乎宜設部官一員經畫錢糧商
稅等項稽查缺伍侵冒等弊按數扣除隨宜區處再有不
足仰給於 朝廷撥補於別省相繼發給使賦有常額
兵有常食庶將士得免於藉口而糧餉不至於冒濫此經
久之道伏乞 聖裁

六曰重兵備以資彈壓竊惟初闢之疆整頓維艱所賴二

三兵備道臣分猷共理凡籌兵措餉察吏飭戎皆監司之責一轉而巡撫再轉而總督權綦重而體原尊今之兵道總鎮視為屬員兵將之勇怯營伍之虛實兵馬之缺補糧餉之盈縮道臣不敢過而問焉日望風承旨於鎮將之下如少拂其意即羣衆豪吠而煌煌勅書皆不顧焉臣以為鎮道一體而將士皆其綜覈以儲節鉞之選伏乞

聖裁

七曰議陞調以勵將士夫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果能推堅克敵屢著功績者即當加以優賞別為陞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然將可陞而兵不可調也今之將官素養悍卒自備壯馬凡有不測一呼即起其應如響且三年五年久居一方陞轉無期此功臣所以灰心戰將為之喪氣也臣以

為有功者亟當陞調然陞一將即補一將充其缺而統其兵一轉移間則耳目新而驕悍馴得免召繫之虞矣伏乞

聖裁

八曰慎降將以用北方蓋降將者中懷叵測原以勢窮力竭不得已而降之也皆宜帶赴京師或給口糧之資以贖其家或授閒散之職以榮其身總之非我腹心必有異志降兵亦然如逆鎮金聲桓所委巡撫耿煇者今幸總督宣大南北遠隔呼應難通若近在江浙能保其不附和金逆而叛反乎臣愚以為降將降兵均須安置得宜萬不可仍留之要地也伏乞 聖裁

九曰選守令以撫殘民且養兵之費皆出於民而兵行之處民先被害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為人擇地須為地擇人凡地方緊

要之處尤宜擇其年力精強才氣超羣兼通武事者用之
有能加惠黎民廉明稱職者以三年為率即行陞遷有能
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武功並論即行超擢如其才略
恢弘可當大任者即由此而為兵備為撫為督無不宜者
惟以治效為準今之守令皆屬於鎮將之門昔皆列位平
行今則手本謁見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過膝名曰拱手
而實屈伏如拜跪矣所當痛革者此也今當兵馬繁興之
際糧餉必需為守令者必將追求於民妻孥鬻於草料髓
骨竭於徵輸鳥驚魚散老弱流離狡健者勢必羣聚為賊
是以撫之而不信諭之而益憤矣必得守令之賢者知民
疾苦曲為化導寓撫字於催科之中而養之愛之民未有
不親於上者故民安而邦本固此保治永世之良圖也伏

乞 聖裁

十四設啟心郎以奏機密夫督撫之下不過一中軍旗鼓而已左右皆漢人凡機密軍情未必如心腹之人而可與相商酌者即有密切奏聞一繕寫疏未發而傳聞已達所關最大臣愚以為當照各部之例凡督撫衙門宜設滿洲啟心郎一員使緩急得以商確如係密奏亦以清字具疏庶傳宣當而軍務亦有裨矣伏乞聖裁

以上十策實出為國愚忠臣目擊時事日壞處處皆然非專為南贛而言也若不及早整飭必為將來禍亂之階臣拙直無學不顧忌諱謹據事密陳伏乞皇上俯賜睿覽大奮乾斷如果臣言可採勅下部臣密議速覆施行

備述贛南殘苦疏

順治六年

劉武元

巡撫贛南汀韶惠潮郴桂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為備述贛南傷殘困苦之狀

併叅酌撫臣徵蠲錢糧之議仰祈 聖裁事竊照江西

一省惟贛南兩府偏居東南遠在天末是以昔年征勦官兵與逆賊相持最久恢復獨遲而各屬地方無一處不慘遭焚戮流徙逃亡誠亘古未之有也斯時兵火之餘人心未定土寇旋生及臣於抵贛之後遍示招徠設法疏通於是商民漸有近悅遠來之衆痛自省逆叛犯而廣賊隨之蹂躪至今一載有餘百姓之強壯者悉驅而克當賊兵老弱者盡脅而輓輸糧草且土寇偽官派糧派兵授害不已是贛南之民死於鋒刃死於勞役並死於冰餒者強半矣以今日之地方言之廣逆雖除餘孽實繁有徒南安初復南雄尚為賊踞如南康信豐會昌興國四邑止餘瓦礫空城雖經委官料理尚未敢遽責成效又如瑞金石城安遠

龍南等邑臣方行撫順勸逆之令猶未能旦夕安寧他如
寧都為賊首彭賀伯竊據崇義為化山偽燕王抗拒負固
日久疊招不順臣正議發兵進勦東征西援左支右吾方
苦糧餉之不繼實刻刻引領仰望於江南之接濟者不啻
迫切於四月二十三日接撫臣朱廷慶揭帖為酌議堪動
錢糧等事一疏又於五月初四日接撫臣朱廷慶揭帖為
地方殘破已極等事一疏臣知撫臣詳籌兵餉備極苦心
閱之井井有條為經國計謨然錢糧事宜悉屬撫臣職
掌臣何敢越俎而參酌焉但兵寇頻仍之後驚魂未定逆
孽未除當如何撫字而綏輯之庶幾民漸歸附今值鋒鏑
之餘救死不遑一經催徵敲骨剜髓有命難保是驅之從
賊也何時是休息之日且虐地之民猶望蠲卹之詔
頒行忽聞全徵之文屢下將有撫之不信諭之而益憤者

撫臣謂四年民欠全省祈 恩蠲免無容再議如五年

錢糧半為偽官徵收半為土寇擄掠罹害經年舊欠從何
辦納至六年新糧撫臣雖遇災荒概不蠲緩之議臣以為
兵餉勢難虧欠錢糧未易全完或南昌等府猶有收穫以
輸正課若贛南各屬萬難全徵以辦軍需即欲竭力追比
其如逃亡絕戶何以臣之管見徵熟免荒向奉 恩旨

合無請 勅撫臣朱延慶差官逐邑踏勘定以分數照

例分別 土請以示我 朝廷軫卹殘黎之仁而民

心未有不悅服者倘一概涸徵徒有全徵之名實召庚癸
之呼如贛營兵餉舊欠未補新缺半載 臣斷不敢仰給於
江西仍遵前 旨祈 勅接濟於江南也 臣籌兵慮

餉刻刻關心揆度時勢見聞最真不得不披瀝陳言伏乞

皇上俯念殘地疊遭焚劫兵餉接補無期統祈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額陳辰常急切情形 順治六年

徐 勇

欽差鎮守湖廣辰常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臣徐勇謹題為恭報辰屬急切情形並乞專

勅大兵務期

大定以靖邊圉事竊照辰常昔為腹幘今作邊陲界連未開之黔粵實當湖北之要衝且苗猺雜處惟辰屬一州六縣或有相去紅黑諸苗於數十里之外者或有比鄰而居者沅州鎮箬為最盧溪淑浦次之侵掠不時撫馭莫測兼辰州城廓之外河以北即永保二司也名曰就款雖書

清號而猶復押用明印強項虎視實為陽順陰逆可知更有茶溪之十王瀘溪之姚三嘯聚焚掠出沒司苗為害最深此在無事時亦宜戒甲修矛以備不虞之隙況全楚之賊向猶分屯各踞彼長此雄今皆迸聚湖南徑成窟穴

前幸仰賴親王大兵奮揚神武何騰蛟首先被縛雖代謀之元兇已翦而王馬隻虎等逆尚漏天誅臣私冀

聖明廟算無遺必餘氛不除不止夫何全捷未奏而大凱倏班然猶望國山圖賴之兵足資彈壓以作緩急互應之需詎圖賴又復北調矣或更望湖南各府州之經制官將在也經制之額兵足也庶彼此勉力支持共勦王事其如地方失陷靡常十無存二以前猶不足而今更復不足矣臣且不言永道之危聞如疊卵即今臣未入境之先已據報黎靖於初六日告失矣黔陽於十八日告陷矣沅州於十九日告潰矣鎮筸於二十一日告破矣今牛萬才已踞我武岡一帶馬進忠已距我靖州一帶王進才已距我沅黔一帶時下皮熊與楊光謙從清浪而下林得勝從平溪而下張先璧王璽從黃坪白而下袁宗第從思南而

出王祥從石阡而出劉體乾從印江而出鄧石二逆從涼
傘等處而來曹楨子焦盧等賊聞從廣西徑奔會請而來
俱皆分頭復起欲以風鶴之衆而當怒蛙之銳勢自懸殊
况將非 聖明邁進之將兵皆烏合塞責之兵名實兩
非故賊得長驅無忌如入無人之境嗟嗟湖南何等時日
何等賊勢而將可以委署代庖乎兵可以驅市人為戰乎
雖今衡州有征廣之定南王藩在也今賊中退回者曰逆
謀刺髮入我營間探知王兵非滿兵也勦廣西非勦湖南
也狡賊刺髮而傾我兵之虛實易我兵欲假扮而入賊中
之細探難也臣屢仰沐 聖恩惟灑一腔熱血力堵力

勦以固辰疆所痛惜者數年來

朝廷不知費若許金

錢動若干糧草更勞若多士馬三王開之於前親王繼之
於後乃至隨復隨失者邈厥所由皆緣一簣未覆遂致九

伐功隳總之逆賊畏滿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雲何如滿
兵一旅也 皇上果以臣言不謬速張 乾斷不拘
何旗大兵立行 勅發專勦湖南務期掃滅根株必盡
統俟大定之日再議班師庶危疆有磐石之安邊陲成腹
賴之固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備述地方殘苦疏 順治七年

劉弘遇

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太原等處地方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弘遇謹 題為備述地
方殘苦之情仰祈 聖恩垂鑒事竊照山右自逆姜倡
亂徧地伏莽百姓殺戮過半財物焚掠殆盡廬舍坵墟田
園荒蕪晉民至此已不堪過而問焉然 王師征伐大
同而糧草猶取辦於山西則輓輸接濟民之財力雖竭未
嘗敢緩幸而姜逆投首方罷雲中供應復有保德攻勦圍

困日久所費浩繁今保德雖破府谷尚未歸服府谷因屬秦疆而奉有秦晉供餉之議鄰近州縣搜括已盡勢不得不派取於近省地方往返一千四百餘里轉運之苦更倍於前保德府谷已共計用派過米豆三萬六百五十五石九斗草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五束尚無底止小民髓枯血盡何以堪命且也五臺地方劉永忠高鼎等賊負固險砦乃腹心之憂會兵扼勦時刻難懈見在駐彼官兵一萬三千有奇馬騾一千七百九十餘匹分汛堵圍經今數月而日費不貲除該縣支應外又派各州縣輓運過粟米一萬三千三百三十石料豆七千六百五十石雜糧二千石草八萬二千五百五十束亦無底止總不出此殘黎辦納嗟乎今日運大同保德明日又運府谷五臺途中往來如絡百姓老弱載道是以前運之背未了後運之催獻復如

故熒熒殘遺日供輓輸農業因而荒廢所以晉民日見其窮愈見其苦也即使年逢大有猶不能以有限之積貯供此無已之徵求況今歲雨暘愆期二麥未收秋禾雖云晚佈又值飛蝗突至所過之處食傷無遺顧此刀踞垂盡之餘生既困軍餉疊加復苦耕種失望是地方之殘再莫殘於晉省百姓之苦更莫苦於晉民矣臣承撫字觸目傷心安忍坐視日惟嚴責有司多方撫摩極力愛養而生全之然臣覩此荒殘痛苦之景象敢不仰體我皇上視民如傷之至意據實言之至於入夏以來旱魃為虐二麥無收及今蝗災見告臣已前疏奏報矣謹將前項情形具疏上聞伏乞 聖鑒施行

皇清奏議卷三